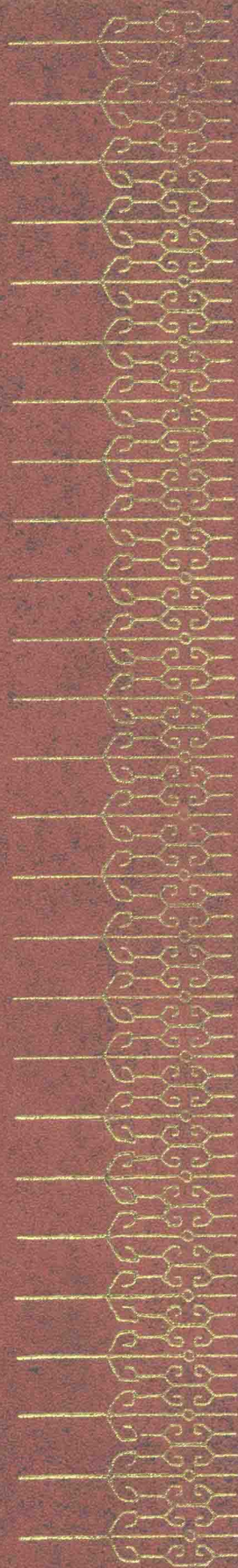


中華大典



教學總部

主編：吳宣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教育典·教育思想分典 /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325-5800-1

I. ①中…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百科全書—中國 ②教育思想—思想史—中國 IV. ①Z227 ②G40-0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53637 號

ISBN 978-7-5325-5800-1



中華大典·教育典·教育思想分典(全四冊)

編纂: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郵政編碼 200001)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cwcn.cc

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刷: 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 二四七·二五 字數: 七六〇〇千字

二〇一二年六月第一版 二〇一二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325-5800-1 / G·521

定價: 一七八〇圓

《教學總部》提要

「教學」之名，初見於《小戴禮記》之《學記》，蓋合「教」與「學」而言之，所謂「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教學相長」是也。惟其教、學並舉，故古之論教學也，教以效名，學以覺別，各有體用，非如後世教育學之所指也。其所謂「教」，養德爲上，求知次之，而一於教化之總名。其所謂「學」，則知之之外，亦所以修身養性之具也。

本總部總先秦至清末前賢往哲論教論學之言而成之，別爲數類。題解者，解「教」、「學」、「告」、「導」諸名義，以見先賢言教言學之大旨也。論說者，擇先賢論教論學之言，凡所以明往古教、學之宏旨者，分類而輯之，以見往古教學觀念之流變也。綜述者，述往古教學之制度、事實，以見往古教學實踐之樣態。其餘傳記、紀事、藝文、雜錄，皆因事立名，統類而觀，亦可以見往古教學之人事。惟古今之論教學，名言雖同，其義則別，要在讀者自得之耳。

目錄

題解		七
論說		一四
通論		一四
分論		八一
教學的任務		八一
教學的認識論基礎		一〇五
教學過程		一四二
教學原則與方法		一五九
學科教學法		二六八
學習法		三五三
綜述		四三七
傳記		四六五
紀事		四七六
藝文		五〇一
雜錄		五一五

教學總部

主編：吳宣德

《教學總部》提要

「教學」之名，初見於《小戴禮記》之《學記》，蓋合「教」與「學」而言之，所謂「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教學相長」是也。惟其教、學並舉，故古之論教學也，教以效名，學以覺別，各有體用，非如後世教育學之所指也。其所謂「教」，養德爲上，求知次之，而一於教化之總名。其所謂「學」，則知之之外，亦所以修身養性之具也。

本總部總先秦至清末前賢往哲論教論學之言而成之，別爲數類。題解者，解「教」、「學」、「告」、「導」諸名義，以見先賢言教言學之大旨也。論說者，擇先賢論教論學之言，凡所以明往古教、學之宏旨者，分類而輯之，以見往古教學觀念之流變也。綜述者，述往古教學之制度、事實，以見往古教學實踐之樣態。其餘傳記、紀事、藝文、雜錄，皆因事立名，統類而觀，亦可以見往古教學之人事。惟古今之論教學，名言雖同，其義則別，要在讀者自得之耳。

目錄

題解		七
論說		一四
通論		一四
分論		八一
教學的任務		八一
教學的認識論基礎		一〇五
教學過程		一四二
教學原則與方法		一五九
學科教學法		二六八
學習法		三五三
綜述		四三七
傳記		四六五
紀事		四七六
藝文		五〇一
雜錄		五一五

題解

《老子·二章》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老子·二十五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四十三章》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老子·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論語·學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論語·述而》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略】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禮記·學記》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

君民，教學爲先。《兑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

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

學相長也。《兑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呂氏春秋·尊師》 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

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

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

之，是謂善學。【略】

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

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聲，成聲莫大於學。

《爾雅·釋詁》 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勳也。亮、

介、尚、右也。左、右、亮也。

《爾雅·釋訓》 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

揚雄《法言·學行》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成無

焉，爲衆人。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說，則莫

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

螟蛉之子，殯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舍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能逾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跋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許慎《說文解字·教》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凡教之屬皆从教。【略】

敦，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

《釋名·釋言語》 教，敎也，下所法敎也。

《釋名·釋典藝》 科，課也，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也。

葛洪《抱朴子·勗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

鑛璞，鑄鍊屯鈍，啟道聰明，飭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

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

勉之，漏盡日中而不釋，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略】

且夫聞商羊而戒浩漭，訪鳥罍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

羊，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蟲而覺閏

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

顏師古《匡謬正俗》卷一 風，毛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人讀風爲諷天下。案序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諷

刺上。此當言所以風天下，不宜讀爲諷。又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今人讀云風以動之，不作諷音。案此蓋序釋風者，訓諷、訓教、諷刺，謂

自下而上，教化謂自上而下。今當讀云，諷以動之，不宜直作風也。

顏真卿《顏魯公集》卷一〇《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 善父母之謂孝，睦昆友之謂悌。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歟！經天緯地之謂文，博古知今之謂學。文學也者，其德之蘊歟！

蕭穎士《蕭茂挺文集·送劉太真詩序》 學也者，非云微辨說、摭文字以扇夫談端、輟厥詞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局夫儷偶、旅於奇靡，其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

唐玄度《九經字樣》 教，音窖，上所施、下所效也。從文從孝。孝是古文教字。從文作教者訛。

《太平御覽》卷六〇七《學部一·叙學》 《易·文言》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白虎通》曰：學之言覺也。覺悟所不知也。

《論語·為政》云：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又《衛靈公》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

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禮記·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

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曰。

又曰：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雜弄。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廣譬喻也。

又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教學為先也。

《國語》曰：文公問元帥於趙襄。曰：邾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學，先王之法，義之府也。

又曰：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

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乎。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孔子問曰：何好？曰：好長劍。子曰：以子之能，加之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哉？子曰：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者，不得釋策也。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檠，然後可持。木受繩則正，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何學之為？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厲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命。

又曰：孔子謂伯魚曰：吾聞可以與人而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以顯聞四方，流聲後世者，非學之効？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池也，水潦注焉，藿葦生焉，雖觀之，孰知其不源乎！源，衆流也。言盛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誰知其非從己出也？

又曰：孔子兄子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問孔蔑曰：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所亡者，三。王事若讐，若讐宜為讐相因讐之也。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奉祿少，餽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而問之，對曰：自來仕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奉祿被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兼之以弔死問疾，是朋友信篤也。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大戴禮》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其曲中規，揉使之然也。是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不聞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孔子曰：吾終日思之，不如須臾之學。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升高而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撮擊者也。
又曰：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紉，必有淫佚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又曰：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生，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

足者存焉，吾是以務全之也。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其前行之惡，況全德之人乎！

《韓子》曰：加脂粉則嫫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弃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又桓範《世要》云：學者，人之脂粉也。

又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可得而富之也。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可得而貴也。今脩文學習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

《管子》曰：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其學，故能成其身也。

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學，及時而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年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墨子》曰：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耶？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

《新序》曰：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何如？對曰：古之學，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得一善言務以說人也。

《尸子》曰：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

又曰：今人皆知砥礪其劍，而弗知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礪也。

又曰：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梗楠豫樟，學積亦有生焉。

《慎子》曰：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又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動靜。小人之學，出乎口，入乎耳，口耳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又曰：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善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跖，雞踵也。喻學者如食多而後方足也。學不辯義，如被褐而出錦衣而入。故褐在外，衣錦在內，故不可也。戎人生乎戎而戎言，楚人生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也。今使戎人長乎楚，楚人長乎戎，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也。

又曰：聖人生於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聞也。

又曰：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而又假，遂有天下。

蘇子曰：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爲文學，何以知世之資？

《孔叢子》曰：人之進退，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溜至軟，石爲之穿。蠋蟲至弱，木爲之弊。夫溜非石之鑿，蠋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非積漸之致乎？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夜行。公曰：善哉！

又曰：子貢謂子石曰：汝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捐吾詩以學詩於子。

又曰：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學書。曾子曰：汝居參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乎！見夫子居家庭，親在，叱吒之聲未至於犬馬，宣說之。見夫子應賓客，恭儉而不懈，宣說之。見夫子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此三者，學之而未能，安敢不學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也。

《賈誼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如火。夫舍聖王之道而靜居而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

《淮南子》曰：夫明鏡之始不形也，矇然未見形容也。及其矻以玄錫，摩以砥旂，鬚眉微毛，可得而察也。夫學亦人之砥礪也。

又曰：夫心闢於道，而強學不已者，譬聾者之歌，無以自樂。

又曰：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以弋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則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猶瘡蠱之比於人也。

《法言》曰：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又曰：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又曰：大人之學爲道，小人之學爲利。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

又曰：百川學海而歸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乎山。是故惡夫畫者也。

《抱朴子》曰：人知藥理病，不知學理身。

又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啓導聰明，飭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仰觀俯察，於是乎在。雖云色白，匪染不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青萍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

由彼。發闔風，捫辰極，然後知井谷之閉隘，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飾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而魯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之爲臺榭者，未知班輪之結構也。天倫爽朗，而不可謂之爲君子者，未識人倫之臧否也。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盡脂鏤冰，費日損功。

《論衡》曰：人生懷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別於物。今飽食快飲，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與三百保蟲何以異乎！

又曰：手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胷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

《潛夫論》曰：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以人之學也，猶物之有治也。夫瑚簠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蠶之絲耳。及正之以繩墨，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君子以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讀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又曰：人之情性未能相百，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夫道之於心，猶火之於人目也，深室幽黑無見，乃設燎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覩矣。此則非心之明，而人假之，則爲已知。

《風俗通》曰：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書積如丘山，傳業浸衆，枝葉繁滋，經說百萬言，蓋祿利之路然也。

徐偉長《中論》曰：學者疎神達思，治情理性也。初學則如夜在玄室，所求不得，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矯首而徇飛，不如脩翼之必獲，孤居而願知，不如務學之必達。

蔣子《萬機論》曰：諺曰：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言其少也。

譙周《法訓》曰：爲國者，不患學之害農，患治民者之不學。

《玄晏春秋》曰：十七年，予長七尺四寸，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或編荆爲楯，執杖爲戈，分陳相刺，有若習兵。母數譴予，予出得瓜果，歸以進母。母

投諸地，曰：《孝經》稱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何？孝者，莫大於欣親。今尔年近乎二十，志不存教，心不入道，曾無怵惕，小慰我心。脩身篤學，尔自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予流涕，子心少感，遂伏書史。

王粲《荊州文學官志》曰：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叙經志業，明達雍泮，作爲禮樂，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故曰：物生而蒙，事屯而養，天造草昧，屯而養之，利有攸適，猶金之消鑪，水之從器也。是以聖人實之於文，鑄之於學。夫文學也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

趙子聲書詣鄭康成學，曰：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也，本根於是乎庇也。

虞傳《厲學篇》曰：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也，不見久而渝於學也。

《傳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江表傳》曰：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途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事耳。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兵法》《六韜》《左傳》《國語》及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蒙等感悟，遂學，所博覽，儒者不勝。魯肅見呂蒙，謂曰：今者見卿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

《世說》曰：褚裒字季野，語孫盛曰：北人學問淵摶博瞻。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余謂北人看書，如顯處見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全宋文》卷三九八晏殊《答樞密范給事書》：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砥礪則器不備。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二《答石子重》：南軒《語解》首章，其失在於不曾分別「學」「習」二字，又謂「學者工夫已無間斷，却要時習」，只此二事可疑耳。擇之雖欲分別「學」「習」二字，而不曾見得分明，却遂便差排硬說，尤覺紛拏，不成條理。大抵「學」「習」二字，却是龜山將顏子事形容得分明。上蔡所謂「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己」，其說亦是。然統而言之，則只謂之學，故伊川

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之語。分而言之，則學是未知而求知底功夫，習是未能而求能底功夫，須以博學審問爲學，慎思明辯篤行爲習。故伊川只以「思」字解「習」字，蓋舉其要也。學者既學而知之，又當習以能之，及其時習而不忘，然後無間斷者始可得而馴致矣。若已無間斷，則又何必更時習乎？「習」字南軒之說正顛倒了。擇之所論又不分明，而詞氣不和，意象輕肆，尤非小病，所宜深警省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〇《答曾無疑》「學習」之「習」與「傳習」之「習」非有不同，傳即謂所學也。大抵博學、審問、學之事也；「謹思、明辨而力行之，習之事也。」《集注》中所載諸先生說甚備，可細考之。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二《學而篇第一注》學，效也。

朱熹《朱子語類》卷二〇《論語二·學而篇上》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義剛。

劉伯溫《誠意伯文集》卷七《覆瓿集七·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子中曰：「噫！是子不知余也。子以爲予之學猶官之學與？非也。予請爲子言學。夫學也者，學爲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措諸用，故師行而弟子法之。是故搜羅天人，究極古今，旁通物情，達其智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篤其敬也。見惡則違，見善則隨，敦其仁也。存心養性，樂道尊德，致其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盡其細也。忠信謹慤，固其內也。貌言容止，閑其外也。詩書六藝，昭其文也。剛毅木訥，培其質也。親賢友仁，以輔德也。幼幼長長，順天則也。夫學，智以周之，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遺乎細，嚴乎內不弛乎外，文以藻之，質以幹之，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今之學主以文墨爲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廩粟之外，無他用心，其亦異乎予之所欲爲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將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於今，庶其或垂於後。」

張以寧《翠屏集》卷三《送劉清廷任五河教諭序》予謂學也者，非世之呻佔畢、綉聲慨，斬以華其身而止也，將以潤澤生民，歸于皇極，若胡先生明體適於用之云者是也。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七《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總論教化之道》爲教之道，不過即人身心之所有者而訓誨引導之云耳。然是道也，非獨人有之，而我亦有之，有之未必皆中正也。然必在我者無不正、無不中，然後推吾所以

中，所以正者以倡率乎人人，使人人皆中正焉。不然，源濁而欲流之清，形枉而欲影之直，豈有是理哉！

湛若水《春秋正傳》卷三「秋，葬曹平公」條愚謂學也者，覺也，效也。不效而無覺，則惑心生而邪惡乘之。弑父與君，不學之漸也。

馬明衡《尚書疑義》卷三《說命下》「惟教學半」，蔡子以教人居爲學之半，欲高宗自學。又以教人爲終始之義。愚竊以爲難通。方傳說勉高宗於學，詞尚未竟，而遂告以教人，無是理也。自堯舜禹成湯以來，君臣告戒之言，惟恐在己之未盡，而何有遽告以教人爲急哉！又以教人爲學之終事，將傳說緊切之言又失之遠，其爲深巧亦已甚矣，而又或者新巧之尤耶？蔡子之意本於呂伯恭之言，謂曾有學中一事，解云：傳說與王說：「我教作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己行取。以爲深險，不知此說於義理極正，於語脉極順，何深險之有？然竊謂數字當兼教人、受教二義，謂人所以教、己所受教，只是居爲學之半，其實要自去實用其力，始能得其全也。故必一念乾乾不息，終始守于此學，則厥德脩罔覺矣。如此說來，自是平順，不知先儒亦何故倒說？想亦胸中有舊說纏繞也。」

袁仁《尚書砭蔡編》「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受教曰教，此訓最精。高宗序學于「甘盤」，至「克邁乃訓」，皆資之人者。說因言學于古訓，欲其反諸己也。蓋學古是尚友古人，須以我之精神通于千古之上，故須孫志以求，允懷以俟，而後道始實有諸躬也。然積諸躬又不若志諸心，故云惟受教于人，于爲學之道止居其半，半須自得。念謂心念；典，主也。此心自始及終，常主于學，則精神既到，脩證俱融，故曰「厥德脩罔覺」。罔覺之覺，乃爲真覺。學不至是，未逼真。

王樵《尚書日記》卷一六《君牙》教也者，使人效之之謂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者也。故教之本在身，爾身所當先正，爾克正，無敢不正矣。民心不能自中，爾之中，民之所取中也。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二《原學上》《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立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

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為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為學，而以《詩》《書》誦讀為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讀為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斥以為佞者，蓋以子羔為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汪中《述學·講學釋義》 講習也。習，肄也。肄，講也。《國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春秋傳》：「大雩講于梁氏。」又，「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是也。古之為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詩樂同物，誦之，歌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恒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傳》曰：「宵雅肄三。」又曰：「臣以為肄業及之。」皆謂此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于文，講從言。其行禮也，或謂之相，或謂之傳，一也。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後世羣居終日，高談性命，而謂之講學，吾未之前聞也。

魏源《古微堂內集》卷一《默觚上》 學之言覺也，以先覺覺後覺，故莘野以畝畝樂堯舜君民之道；學之言效也，以後人師前人，故傅巖以稽古陳恭默思道之君。覺伊尹之所覺，是為尊德性；學傅說之所學，是為道問學。自周以前，言學者莫先於伊、傅二聖，君子觀其會通焉。

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一集《長興學記》 學者，效也。有所不知，效人之

所知；有所不能，效人之所能。若已知己能，共知共能，則不必學；不知不能，而欲知欲能，故當勉強也。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行日起而有功也。」

嚴復《嚴幾道文鈔》卷三《西學通門徑功用說》 昔英人赫胥黎著書名《化中人位論》，大意謂人與獼猴為同類，而人所以能為人者，在能言語；蓋能言而後能積智，能積智者，前代閱歷傳之後來，繼長增高，風氣日上，故由初民而野蠻，由野蠻而開化也。此即教學二字之起點。當未有文字時，只用口傳，故中文舊訓以十口相傳為古，而各國最古之書，多以韻語，以其易於傳記也。孔子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有文無文，亦謂其成章可傳誦否耳。究之語言文字之事，皆根心而生，楊雄言：「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最為諦當。英儒培根亦云：「世間無物為大，人為大；人中無物為大，心為大。」故生人之事，以鍊心積智為第一要義，鍊心精、積智多者為學者，否則常民與野蠻而已。顧知鍊心矣，心有二用：一屬於情，一屬於理。情如詩詞之類，最顯者中國之《離騷》，理凡載道譚理之文皆是。然而理又分兩門：有記事者，有析理者，而究之記事之文，亦用此以為求理之資；所謂由博反約、博文約禮者，皆此意也。大抵學以窮理，常分三際：一曰考訂，聚列同類事物而各著其實，二曰貫通，類異觀同，道通為一。考訂或謂之觀察，或謂之演驗；觀察演驗，二者皆考訂之事而異名者，蓋即物窮理，有非人力所能變換者，如日星之行、風俗代變之類；有可以人力駕御移易者，如鑪火樹畜之類是也。考訂既詳，乃會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於是大法公例生焉；此《大易》所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會通以行其典禮，即西人之大法公例也。中西古學，其中窮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僅此兩層，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悞，於是近世格致家乃之救以第三層，謂之試驗。試驗愈周，理愈靠實矣，此其大要也。吾人為學窮理，志求登峰造極，第一要知讀無字之書；培根言凡其事其物為兩間之所有者，其理即為學者之所宜窮，所以無大小、無貴賤、無穢淨，知窮其理，皆資妙道；此佛所謂牆壁瓦礫。皆說無上乘法也。赫胥黎言，能觀物觀心者，讀大地原本書；徒向書冊記載中求者，為讀第二手書矣。讀第二手書者，不獨後因人作計，終當後人，且人心見解不同，常常有悞，而我信之，從而悞矣；此格物家所最忌者。而政治道德家，因不自用心，而為古人所蒙，經顛倒拂亂而後悟者，不知凡幾！諸公若問中西二學之不同，即此而是。乃若問西人後出，新理何以如此之多？亦即此而是也。而於格物窮理之用，其途